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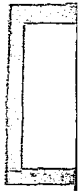
妖

鐘

鍾

尪

本書內第三〇頁與三十一
頁互相倒置請讀者注意！



言的是月亮一光亮晶晶，
照見了中華大地動秋聲；

你看那一場白霧繁霜重，
眞果是風飄紅葉亂愁人；

且不表才子悲秋憐宋玉，
且不表佳人怨命欲離魂。

也不表五帝三皇開拓史，
也不表賢愚忠奸古代人。

單表那中華民國當朝事，
抗日寇出了多少節烈魂。

爲國家那願拋妻又撇子，
爲國家那願萬里趕途程，

爲國家那願腹飢身上冷，
爲國家那願區區死與生。

見多少斷臂擲願心不屈，
見多少臨危授命矢忠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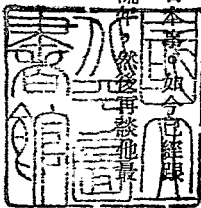
留下了怨氣悲風凝紫塞，
留下了丹心碧血照乾坤。

一衆的節烈忠貞表過去，
表一位變節投降賣國人。

詩曰： 築窟愚園路，猶如座上囚，鳳鳴應有恨，未中此人頭。

列位明公，看了這四句俚言，想來也可知道在下今天要講的是誰家的故事。提起此公，真是

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從前是國民黨裏的大亨，躲在政府裏，吃中國飯，行日本錢。如今日寇陣
王克敏、梁鴻志、溫宗堯、傅筱庵等輩，稱兄道弟了。待我先來檢一下他的流傳，然後再談他喜
近的醜迹。



M6
I239.96
33

提起那罪魁奸首不須云，
家住在南海廣東番禺地，
幼年時也會攻書把學上，
十七歲北京城裏去行刺，
孫總理愛他有才又有胆，
這其間也會死心與塌地，
都只爲總理好比如來佛，
趕到那總理一死變了卦，
誰若是三言兩語不合意，
打從那寧漢分裂來算起，
也會掛三大政策招牌樣，
到得他功成名就登大位，
擴大會不分青紅加進去，
到後來風流雲散不成事，
陳濟棠有只標語道的好，

他本是國民黨裏大紅人，
汪家莊離城十里有家門，
到大來頗有幾分小聰明，
一炸彈嚇壞滿清衆家臣，
提拔他跟隨左右辦書文，
追隨着總理倒有卅年零，
他縱然筋斗不出手掌心，
翻盡了元老架子亂嚇人，
他就要挑撥離間兩翻雲，
改組派旗子打得照眼明，
無非爲亂人耳目買人心，
管什麼枉死城中王樂平！
爲的是混水撈魚好稱心，
他也會搖身一變入南京，
他不過野鷄政客亂拉人。



3 1761 0778 1

今日裏阿貓有錢能買笑，明夜晚抱着阿狗叫親親。

若要他政媚回頭明道義，除非是烟花女子講良心。

三全會一衆刺客來擠進，險些兒腦袋搬家兩世人。

却原來自從變起九一八，他一直違反民意唱和平。

受傷後國內不能把腳站，他只好德國去吃麥乳精。

到後來西安事變忙回轉，要想把領袖滋味品一品。

又誰知民意所歸趨統一，自古道好夢由來最易醒。

話說西安事變，本來不同於普通爭權奪利的叛亂，原是一班下級將領和士兵，激於愛國義憤，不瞭解中央委曲求全的苦心，一時熱情衝動，才幹出那種越軌的行動。等到委座的偉大人格，以及謀國的艱貞，昭示無隱，自然也就諒解了。所以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委座安然無恙地回到南京。這使得全國反對內戰的老百姓與高采烈，同時另外有一班人，却不免大大地喪氣。書寫講清的此公，直截了當地說了吧，汪兆銘，是喪氣得最厲害的一個。不過既已回來了，見不是頭，馬上就又說病還沒有好再回到國外去，似乎也不好意思，所以他就留了下來，耐着性子等機會。在中央方面，因為他是老同志，又那裏知道他懷有貳心，就是平常有什麼意見不同，這在民主政體的國家，本來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還是給他很高的位置。誰知他舊性不改，遇

事還是扭弓別擣，許多重要的國策，常受他的阻撓。件件樁樁，都有事實爲證。

自從那中原之地鬧妖魔鬼，
汪精衛背脊骨裏長鞭蛆。

大姐兒名子叫做官滾胆，
小姐兒名子叫做賊心虛。

官滾胆遇事叫他變膝跪，
賊心虛叫他說謊門面鋪。

東三省被佔以後怎麼講，
誰猜中在下願意把頭輸。

他不說如何設法奪回轉，
他不說臥薪嘗胆把仇復。

他却道毒蛇手上咬一口，
是好漢該連膀臂一齊除。

這番話分明沒有別的意，
滿洲國劃出中華地理圖。

到後來全國人民要抗戰，
他又說中國胳膊不夠粗。

只應該騎在街心不動手，
讓他人拳打脚踢像死豬。

等到他打飽腸够消了氣，
那時節陪個笑臉認孽孽。

這本是抗戰之前一席話，
等到那抗戰之後更嚼嚼。

他看見國共合作不高興，
游擊隊比做流氓與匪徒。

他又說焦土政策也不好，
弄得那黎民百姓不安居。

他爲何頭三倒四好說話，
並不是熱度太高腦糊塗。

却原來左手持籌右握算，要替那東洋人做好屠夫。

他要把抗戰意志消沉盡，他要替東洋繳械省功夫。

單等到屈膝求降稱功狗，那時節奴隸總管他有福。

却說汪精衛所以這樣胡言亂語，並不是發神經病，他心裏却有一種主張。他要用絕對的失敗主義，用那抗戰前途毫無希望等等調子，來嚇倒一班愛國的軍民，使得他們自動放棄抗戰，接受日本的統治，做萬世不翻身的奴隸，那時他既可以做個奴隸的大頭目，又可以誇口，說自己見識高遠，救民族於浩劫，出老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誰知天不從人願，這種種詭計，早被大家瞧破，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一有宣言談話出來，大家就羣起非難，揭出他的本意。弄得他無計可施，自己也漸漸覺得有點惶恐起來，深怕長此下去，失掉後台老板的歡心，那時候一頭抹一頭滑，真是悔之晚了。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初，趁着武漢戰爭吃緊的時候，和日本勾結定妥，要想來一次政變，用政治進攻，來響應日本的軍事進攻。

提起了政治進攻氣破肺，那本是亡國滅種計劃書。

汪精衛費煞心機來打算，一心要扶近衛人丹鬚。

趁着那前方軍事多吃緊，趁着那委座出發去巡邏。

趁着那抗戰將領在前線，趁着那五中全會後防虛。

他要想利用時機來發動，五中會通過議案去求和。

到那時生米做成熟的飯，不怕你最高統帥挽兵符。

常言道人不該死終有救，又何况泱泱大國世間無！

汪精衛邪念方萌已敗露，有委座忙回重慶打招呼。

却說委座正在前方視察，看見各陣地，有的打勝仗，有的擋住敵人，真是高興得很，論功嘉獎各處長官和士兵。忽然接到此項消息，不覺大吃一驚，倒不是因為事出倉促因而懼怕，他知道從在的人不多，不會成爲事實。他驚的倒是汪兆銘的墮落，竟至於此。連忙回到重慶，把原定在十二月十五日開幕的五中全會延期到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一面通知各戰線兼做中委的將領，此屆會議，無論如何要設法趕了來。頃刻之間，已經佈置定妥。汪精衛聽得此信，大爲喪氣。但仍裝做無事人的樣子，大模大樣地搖進委座行營，彷彿很關心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似的，要和委座商議機密。委座明明知道他的來意不會正當，不過因爲一向博大寬仁，所以還是接見了他，看他發表什麼高論。汪精衛進到裏邊，分賓主坐定，此公也真有他的本領，茶方落盡，就單刀直入先開了口：

汪精衛開言一陣笑呵呵，尊一聲介公在上聽下愚，

我此來所談不爲別的事，單爲着近衛新提條件書。

新條件只有三條多輕便，似這等寬仁大義亙古無。

一不要賠償金錢幾千萬，二不要割讓土地換地圖。

似這等千載一時好機會，望介公千萬不要再糊塗。

汪精衛說罷之時多歡喜，急忙忙變手遞過條件書。

有委座接過紙頭微微笑，尊衛公你我共事卅年多。

有愚弟自付並非庸閣輩，豈肯讓宵小之輩亂挑唆。

我問你百萬生命爲誰死，我問你千家廬舍爲誰墟。

更何況日本精疲力又盡，我中華勝利已然在前途。

到如今萬椿千般皆可講，只除開奴顏屈膝去言和。

有委座一派正言多有力，汪精衛痰喘氣急心發虛。

屏住氣未從開口先陪笑，稱介公不愧領袖有雄圖。

委座說衛公不必多客氣，大家是精忠報國各不輸。

却說汪精衛一見委座都是一派正論，並無半點牽就之處，知道無可下手，連忙揚帆轉舵，掩飾了幾句，告辭出來。回到公館，左思右想，重慶終非久居之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又怕沒有藉口，驀然出走，會引起疑心，倘被扣留，如何得好，忙派人去雲南活動，叫龍雲打來電報，

請他去演講，藉此題目，坐了飛機，逕奔雲南而去。誰知他到了雲南，並不演講，却向龍雲主席表示其謀叛之念，並造謠挑撥，以爲必能騙住龍主席作他的支柱的。那知龍主席深明大義，嚴詞拒絕，並立即把汪精衛的企圖報告中央。弄得汪精衛只剩了個光桿兒，在昆明晃來晃去。懊喪之餘，只得說心臟舊疾復發，脈跳不勻，溜到河內去養病，其實不過爲的是到了那裏，好跟日本人接頭，總之他現在是一迷不返，毫無悔悟可能，所謂不可救藥了。却說委座在重慶，聽得此信，並不驚異，因爲早就料到他最後如不覺悟，必定會走上這條路的。當初所以未留難他，是爲他還不到這一步，總得寬大些，給老同志留些體面。等到接報之後，不禁點頭嘆道：「精衛！精衛！數十年虛名，拋於一旦，可惜可惜！」隨後爲着正國際視聽，安國內人心，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紀念週上訓話，把日本政府那幾個月來所發的荒謬言論，以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做中心，作了個總的駁斥，直駁得他體無完膚，於是中外人士，個個都明白了，所有日本人造起來的那些好聽的名詞，什麼「東亞新秩序」啦，「東亞協同體」啦，「沒有領土野心」啦，「經濟提攜」啦，「防共協定」啦，都不過是糖衣，骨子裏却裹着一粒苦藥：獨佔中國，滅亡中國，使中華民族子子孫孫，永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列位明公，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是有頭腦有良心的中國人，誰不痛心疾首，恨不得食倭之肉寢倭之皮，誰還忍心言和？誰肯拿子孫的血肉跟苦難，來兌換自己一時的苟安，獨有汪兆銘，心裁別出，無日無夜，都做著主和的夢，其實和平二字，本身

沒什麼好壞，照字講字，還可說是好的名詞，誰都贊成它。列位明公試想，一個人安居樂業，無驚無擾，過太平日子，到了什麼佳節新年，喝兩杯老酒，啖幾塊肥肉，醉醺醺的，腮腮兒紅紅的，挽着大男小女，到那長街以上，茶肆之中，泡一杯香尖，聽聽鼓兒詞，何等是好？就是神仙清福，也不過如此。所以連說書的我，也是愛護和平的。不過和平要有個分寸，有個時候，有個境地。在某種環境底下，比如人我無爭，獨立自由，件件都有，自然要力保和平，只除喪心病狂的人，方要甘為戎首。可是換一個環境，比如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好好兒的別人要來欺負我，弄得我自己的事自己做得不得主，還要搶我財產田地，跟他講理，又無理可講，這種時候，還有什麼和平可言，只好用拚命來解決了。要曉得這種拚命，也正是保護和平之道。所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哩。所以目前真正愛護和平的人，就是那些堅決主張抗戰的人。到了失土收復的時候，也就得到了和平，再不必說講和講和了，用不着汪兆銘假惺惺。所以中國一向只抱着一個基本條件，那就是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那樣不和而自和。否則不然，寇兵未退，失土未復，縱然你講的再天花亂墜，再好聽些，質諸三歲孩提，也知道那是對中國有害的。明知道有害，還要硬說無害，那是幫忙領人的假和平，那是漢奸的行徑。汪兆銘昧着良心，欺世盜名，興風作浪。殊不知大勢所趨，不要說汪兆銘，就是無論什麼人，現在如果修言和平，今天是國民的朋友，明天就會被國民當做敵人的。有一家報紙的評論，說什麼「世無不和之戰」，如果不是洋錢漲昏了腦袋，

因而不明白「和」的本身有無好壞；「和」的含意有無不同的道理，一定故意要做個騙子的幫兇，隱示主和並不是什麼罪惡，要大家不要過分斥責汪精衛。可是中華好百姓，是不會上它的當的。有人會做過一首浪淘沙詞，把這道理說得很是明白，詞曰：

窗外雨蕭疎，春意模糊，留芳遺臭在須臾，做了大官還不識，好不糊塗！

怕死豈丈夫，此話非虛，和平不愛古今無，可奈別人要我命，怎好言和！

敢說汪精衛好好地爲什麼要做漢奸呢，他的許多徒子徒孫小嘍囉，就常常神氣十足地拿這樣的話做爲得意的辯護，就中大頭目周佛海，做過一篇「回憶與前瞻」，說得頂活靈活現，「我們爲什麼放着官不做，放着地位不要，放着現成福不享。」看那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真是哭得唏哩不已，傷心至極，不懂得底細的人，準被他哭動了心，以爲他真是受了大家的委屈。其實，凡是存見識的人，只要稍稍用點心思，仔細想一下，馬上就看出他的狐狸尾巴。原來普通說起來，一班渾渾噩噩的朝東暮西，當然爲的是升官發財，但是這話也得拿活了講，假如死板板地抱住，有時難免解釋不清的，這樣一來，担着糊塗蛋的名兒還不打緊，當不住還要吃虧上當。比如汪精衛和他的嘍囉，當然是愛升官發財的了，但是已經有了官有了財，爲什麼還要做出這種賣國求榮的無恥勾當呢？其道理有兩層，一是「矯情」，二是「護短」。原來汪兆銘的思想，談不上什麼消極和積極，支配他的言論和行動的，就是出風頭和掙地位，說得文氣一點，就是他一向是個機會

主義者，只顧自己的飛黃騰達，不管事理的是非邪正。明白他這一點，對於他的以刺撥政王始，以屈膝求降終，方不致攪不清楚，以爲他前後矛盾，判若兩人。此次抗戰之後，他歷次發表主和的議論，以至最後這一場，依然是同一個出發點。這正是從中國舊日唸書人的樣子裏鑄下來的，原來中國舊日的念書人有個通病，喜歡做翻案文章。不管別人說的對不對，自己總得翻他一下。好像不這樣不能顯出自己的見解卓異，與衆不同。其實這又何必呢？異的固然要異，同的也不妨同。一定要與人不同，其結果就變成了矯。汪兆銘就是這麼一個矯人，其次，汪兆銘既是個矯人，所以在抗戰之後所發表的言論，處處都違反國家民族的立場。因此全國的輿論，沒有不厭惡他的，弄得他進退維谷，啼笑皆非。他想，假如不及早設法，長此下去，恐怕那一點地位，將要付之東流。所以他才不顧一切，發爲狂論，以冀挽回人心，叫人家說他敢作敢爲，別人都努力抗戰，他却力排衆議，倡言和平，一定有過人的見地。這就是他的謾短處。那麼照這樣一說，汪兆銘就沒有升官發財的思想嗎？不，那是大謬不然的。他所以矯情護短，正跟升官發財大有干係，矯情表示只有他才配升官發財，護短爲着蓋住他本來不配升官發財的馬脚。所以歸根結底，汪兆銘所以做漢奸，還是爲的升官發財。所以列位明公，以後如果遇到汪家嚶嚶再那嚶得意揚揚地說「汪先生爲什麼背着這麼大的犧牲去賣國呢？」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回他說「爲的升官發財呀。」不必被他這大帽子壓得不知所答。交代明白，話休煩絮。却說汪精衛到得河內，更加肆無忌憚，

以爲既已離開河內，不再有人能够奈何他，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竟發出了一通荒謬的電報，叫陳公博送到香港給林柏生分送各報館登載，並拍發到重慶去。那通電的內容，好不荒唐無恥。

汪精衛坐在河內把電通，好一似胡言亂語在夢中。

一封信寄到重慶首都地，衆官員拆開封皮看內容。

誰知道不看電報還罷了，看了後一個個都怒冲冲。

上寫着拜上拜上多拜上，下寫着拜上執監衆明公。

今年春臨時大會說得好，這一回抗戰原因有苦衷。

打從那塘沽協定成立後，我中華認辱負重欽威風。

都只爲軍事行動不足取，故而向和平方法去用功。

要把那北方各省安全保，進一步再謀東北早歸宗。

政治上主權完整最低度，經濟上平等互惠不爭風。

又誰知蘆溝橋上烽火起，就只爲此種希望影無蹤。

到如今近衛聲明多講理，好一比抗戰目的已成功。

有愚弟讀完之後心歡喜，不由的樂在眉頭笑在胸。

列位且看，汪兆銘這開頭一席話，說得多麼堂皇。其實臨時大會宣言，雖然說明抗戰苦衷，

無非表示這次的戰爭，中國方面完全理直氣壯，一來鼓勵國民踴躍赴戰，二來昭告世界，認清日本的橫暴，一致援助中國，而其精神則着重在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汪兆銘竟截劉片言雙語，鷄毛當令箭，大大曲解起來，豈不可恨！不但如此，下面他又一條一條地把近衛聲明，解釋成又客氣，又講理，又容易，又好心腸。列位明公知道，近衛聲明在蔣委員長的話裏，分析得一清二楚，字面雖是好聽，骨子裏却不但要亡我國毀我家而且還要滅我種族。現在到了汪兆銘的嘴裏，却成了那麼輕飄飄，不但無害，反而好處很多。這真是從何說起？所以這電報一到重慶，文武百官，看了之後，莫不憤懣異常，於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那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通過議案永遠開除他的黨籍，並撤除他一切職務。

中執會臨時會議好威風，
通過了懲汪決議案一封。

上寫着汪氏受託何等重，
他不該抗戰之際亂發瘋。

他不該擅離職守居異地，
他不該違背國策想和我。

他把那近汪聲明做根據，
露出了通敵求和醜面容。

他藉着建議中央做掩護，
要顯那搖惑人心鬼神通。

他不但為敵掩飾亂黑白，
他還要變本加厲助欺蒙。

論行為通敵求降無疑義，
論影響撼動國本禍無窮。

我國家救亡圖存來抗戰， 千百萬將士同胞死難中。

無非想消滅敵人侵略計， 要保我民族生命永無窮。

到如今敵人野心更明顯， 我全國敵憤之心往上沖。

汪兆銘胡言不但干法紀， 也是那全國人民所不容。

當此時戰爭期中貴統一， 爲國民不能自立擅稱雄。

汪兆銘此種行動害黨國， 我中央大義所在難寬容。

從今後黨籍永遠開除去， 撤去他一切職務暫懸空。

我國民須知抗戰要取勝， 就在於意志統一能貫通。

再搭上奮鬥不屈拚下去， 才能把最後勝利路打通。

倘有人背叛黨國胡行事， 汪兆銘前車不遠記在胸。

中央發表了懲汪的決議之後，各地民衆和將士，紛紛地去電擁護。請求再從嚴懲處的，更是大有人在，其中主張最力的一個，就是汪兆銘從前最親信的部下張發奎將軍。人心向背，於此可見。却說汪兆銘看了這樣的情形，心下暗想，事已至此，就是仍然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賣，也難於再瞞得過人去，倒不如撕下面具，露出真相，痛快地幹一下，也好向東洋主子獻功討賞。想罷多時，主意已定，忙着人去請來開佛海，當下把一切情形，如此這般，一五一十都

向周佛海說了。末後發上一句：「佛海，事到如今，你的意下如何？」佛海沉吟了一下答道：「依弟愚見，也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精衛聞言，站起身來，向前移進一步，笑道：「此言正合吾意，但不知怎麼幹法是好？」周佛海不慌不忙，從身上掏出一張電報，遞給汪精衛。汪精衛伸手去接，一面問道：「這是什麼？」周佛海道：「請兄台自家過目。」精衛接過電報，看了之後，不由喜出望外，忙問道：「這電報是什麼時候到的？」佛海道：「適才兄台派人去招呼小弟時，剛剛翻出來。」精衛道：「你怎麼早不告訴我？」佛海道：「小弟一進門來，兄台就報告時局情形，我那裏展得過功夫來報告？」原來那張電報，是土匪原發來的，說是要會汪精衛，不知他幾時有空，願不願意見他，先發來打探一下的。當下周佛海問道：「怎麼樣，會他不會？」汪精衛看了電報，喜不自勝，說道：「怎麼不會？這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要去求他還求之不得呢，他居然要親自南來會我，還能放過機會去？趕快覆電給他，約他馬上南來。電稿就備勞兄台一下吧。」說完之後，去叫來下人，叫預備飯，周老爺在此進餐。周佛海在寫字桌邊起稿，聽說留飯，忙道：「兄台何必客氣，你我又非外人，留飯，這算是什麼呢？」精衛道：「兄台有所不知，你我交情，有逾骨肉，難道還在一頓飯上客氣嗎？只因我自到河內，終日悶悶不樂，沒過一天舒心日子，天天接到罵我的信，要找日本人接頭，又都碰壁，難得有今天的一天，怎麼能不開懷暢吃一下？」說書的有個交待，爲什麼他說開懷暢吃，不說開懷暢飲呢？只因他患有心臟病，身上又被

刺中過五槍，是個殘廢人，所以醫生停止他喝酒，他爲着保持狗命，多作幾天孽，就聽了醫生的話，所以平常只有暢吃，並無暢飲。當下周佛海聽了他的話，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要是因爲我拿來電報，起個覆稿，就留飯以報，未免太有點生疏了呢。」於是仍去埋頭起稿。等到他電報稿子打好，那裏下人報說飯已預備齊了，於是汗周二人一齊步入飯廳，那裏早有陳璧君在等候，原來是一席鷄席。桌上擺着燉母鷄，蒸葷筍，燒鳳凰鷄，煨駝鳥鷄，炸鷄醬，炒鷄片，冷拌四件，煞川屁股眼，醃鷄腦，糟鷄皮，只有鷄屎沒擺在桌上。當下周佛海一面吃齋，一面笑向陳璧君道：「衛兄可謂三月不知鷄味了。」璧君道：「可不是？」精衛慨然嘆道：「何只三月！」陳璧君也嘆了口氣道：「老弟有所不知，在重慶的時候，要節約，天天有客人，我們只好吃些素菜，每到夜晚，我偷偷地嫩點鷄給他吃，連下人都不敢叫知道，只好我自己動手，真麻煩。可是那偷偷摸摸地怎麼能吃得痛快呢？好可憐這些日子，你老大的腸子，怕不都餓細了呢。」佛海笑道：「即此一端，中日也該早日講和。」精衛道：「別叫她的，婦人孺子之見。」說着自己也笑了起來。不想這一笑，把一塊小小的鷄骨頭，滑進食管，急切間咳又咳不出，咽也咽不下，覺得青筋暴漲，涕淚交流，到底還是請來醫生，才算解決了。話休煩絮，却說飯後周佛海把電報拍了出去，不多幾日，土肥原就坐了快艦南下，在香港海外，就在船上跟汪精衛會談，落坐已畢，土肥原開口道：「久聞汪先生足智多謀，不知對於目前僵局，有何妙法可以打開。」汪精衛微微一

笑道：「土爺明見，古話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方今南一個政府，北一個政府，東一個維持會，西一個維持會，這豈是長治久安之道？皇軍汗馬功勞，所期望的恐非今日的這個局面吧？」土肥原道：「何嘗不是？今日就教先生，也正爲此。」精衛道：「這樣零零落落，對外不足以見重，對內不足以資號召，反被目爲漢奸。爲今之計，要在成立一中央政權，外可以作議和對手，接受條件爲天皇效忠，內可以塞悠悠之口，不再被目爲漢奸，縱將政權一時不易消滅，負隅困鬥，那時也可以說他是叛黨，那局勢與他現在雄視國內，儼然以中央自命，真不可同日而語了。」土肥原道：「先生之言甚是，在下早有此心，巨耐人才不易物色。」精衛道：「非是兄弟自薦，某號不才，頗蠅綿薄。」土肥原拍掌道：「若得先生出任艱鉅，大事諧矣。」當下，不消三言兩語，生意已經談妥。條件是日本每月貼汪精衛三百萬元，並保護他儘量活動，汪則應在七月七日成立一個大規模的傀儡政府，把各地大小傀儡政府都統束在內，汪精衛一口答應下了。末後土肥原復趕上一句道：「七月七日，汪先生一定是不成問題的了。」汪精衛手拍胸膛道：「土老爺儘管放心。」真是，心上從無羞恥念，眼中唯有大洋錢。

汪精衛手拍胸膛笑洋洋，
尊一聲土老爺聽端詳。

非是我汪某吹牛誇海口，
自幼兒習勇變全名早揚。

更有那文武羣僚多齊整，
土老爺且聽某家表其詳。

亨哈將會仲鳴與陳公博，他們是擎天柱和架海樑。
林柏生人稱鉄命多能幹，現管着南華日報有主張。
論到那能啼善哭周佛海，不亞似哭倒長城小孟姜。
梅思平陶希聖和李聖五，俱都是筆頭亂轉會作文。
這一班文官謀士誰不曉，再提那武將之中第一名。
此一公鼎鼎大名天下播，有一手太極神拳使的精。
他也會紫金山下去踢毬，他也會北極閣上放風箏。
他也會執鞭拉馬押車趕，馬車上端坐人魚楊秀瓊。
似這等文武奇才殺殺有，那怕他傀儡政府組不成。
只要你土老爺爺把心放，時時的幫我錢文助我兵。
管保叫七月七日鵲橋會，南京地傀儡政權簇括新。

土肥原聽罷，滿心歡喜，於是一言爲定，各式清楚。土肥原吩咐擺酒，看上等的香檳。汪精衛忙作了個揖道：「土爺，兄弟素不——」說到這裏，覺得腰間被誰輕輕地抵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周佛海。只見他搖了搖頭，隨即裝做無事的樣子。汪精衛又豈是個笨人，早明白了過來，於是讓那半截話就這麼半截下去了。土肥原看了這情形，起先還莫名其妙，後來才有點明

白，對汪精衛道，「聽說汪先生不吃酒的？」汪精衛急忙答道：「那裏的話——是，是的——不過香檳到喜歡吃。」肥原道：「要那樣才好，今日此會，豈可無香檳？」於是就在甲板上，鋪下地毯，開懷暢飲起來。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却說汪精衛自與土肥原接洽定妥之後，即派手下囑囑四出活動。自己也是南奔北走東跑西顛，時時刻刻夢想着成立新政府，過一會兒皇帝的夢。第一步工作，先把他過去辦的「中華日報」恢復起來，做爲造謠惑衆總機關，其間他把在重慶時以其地位和職務所知道的軍機秘密，盡量宣佈出來，以圖邀寵。殊不知那些秘密，因爲時過境遷，已成陳話，他宣佈出來，並不影響抗戰大局，只不過在他自己鼻上，又抹上一把白粉。後來他又利用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但也只有無恥文氓才搖尾變節，有志氣的人都不免嗤之以鼻。羣衆基礎，既然無着，只好到南北僞府去活動，誰知北平臨時政府的王克敏，南京維新政府的梁鴻志，都原是賣狗皮膏藥的老油子，豈肯上牠的當？弄得汪精衛走頭無路，終日唉聲嘆氣，回到家裏，只是愁眉不振，陳璧君殷殷勤勤地端來鷄湯，喝不了三口，就放下了。真是茶不思，飯不想，坐臥不寧，眼看了就有性命的危險。只好又請周佛海來商量，可憐周佛海原本只是個黑墨嘴，又能有什麼真本領，商議了好幾回，也沒得個頭腦。適巧外間風傳，老板方面，對他也有了不滿，還說停止支付活動費，這一來可真把他嚇呆了。他就決定到日本去一趟，看看動靜，召集了環兵蟹將商議了一頓，大家都說很好，於是在六月中他就坐船動身了。

汪精衛，淚汪汪，
此去扶桑三島地，
倘若無人肯援手，
想到此，好心傷，
我本誠心把國賣，
轉過臉，再思量。
自古貪錢消人禍，
怨人不怨別一個，
我吃肉，你喝湯，
此去若有成和就，
第一先殺王克敏，
北平政府拿在手，
第二要殺梁鴻志，
打牌帶局撥綫有，
第三要殺文化人，

坐在船中沒主張。
不知可有人幫忙。
頭上烏紗保不長。
暗罵矮鬼心不良。
要停滯貼爲那痞？
自己也有理不當。
我今活動欠高強。
只怨中國衆老鄉。
爲何不幫老汪忙？
回來殺你精大光。
眼斜嘴歪心不良。
老汪說話不答應。
抓住南京亂夢匪。
就是不談新中央。
把我看做小漢奸。

漢奸頭上加個大，

何至東家不買賬？

精衛正在胡思想，

汽笛一聲船並江。

汪精衛上得岸來，下到旅店裏，先跟首相近衛約定了會見的時間，隨即去拜訪一批工商業領袖，和海陸軍要人，果然那些人空談之間，暗指他沒有什麼力量。回到旅館，心下暗想近衛如果這樣談風，大勢可就去矣。因此他終日盼望那會見的時間早點來到，又盼望那時間永遠不要來到。因此心中好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好不納悶。於是自言自語道：「我何不到那長街以上，溜達溜達，以避悶懷？」注意已定，忙換上一套和服，著上一雙木屐，打扮得跟日本人並無兩樣，出門而去。只見大街以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生意冷落，只有報販子不時拿着報跑過，嗚嗚叫着趕外，勝利的消息。但也沒人買他的，行人只當低頭走自己的路。有那頑皮的孩子，更追着報販用石子打他，嘴裏罵着：「馬鹿！騙子！」東京本是他的舊遊之地，可是拿從前的風光跟此刻比起來，真是有天壤之別了。一路行來，已經到了淺草左近。行至一處，忽然有人從後面一把拉住他，他大吃一驚，回頭看時，原來是一位蓬頭垢面，面黃肌瘦的少婦。汪精衛連連後退道：「你這位婦人，我們素昧平生，爲何把我拉住？」那婦人並不答言，只不住伸手向懷中亂掏，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塊布來，隨後又掏出針線，那布上已經縫了一些綫脚，模樣像鞋底。婦人把那塊布遞給汪精衛，一面跪了下去，兩眼包着淚水，向汪精衛哀告道：「先生，求你

做做好事，我們一家大小，永生永世，都要感恩不盡！」說罷淚下如雨。汪精衛此刻，真叫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忙問婦人道：「你要我做什麼好事？此布又是何物？」婦人道：「那布名曰千人針，搗在身上可以避槍彈，只因我丈夫被抽出征支那，這幾天來信說不久就要開上前線，後會之期，不知何日，所以我想縫一塊千人針寄去，以免遭逢不測，不想在初打仗的時候，要縫千人針是何等容易，不消一天功夫，就可縫起一塊，到了目下，大大地難起來。我這塊千人針，費了一個禮拜功夫，才只縫起二十幾針。」汪精衛道：「一個人須縫幾針？」婦人道：「一人一針。」汪精衛道：「你且平身，我替你縫一針就是了。」婦人道謝站起身來，精衛一面縫一面問那婦人：「敢是現在不易逢到那麼多的人了？」婦人道：「倒也不是，碰到的人倒不少，只是大家都

不肯縫。」汪精衛道：「那為什麼？」婦人驚訝道：「你打那兒來？莫非是在軍部做大官的？」精衛道：「不是，我乃北海道漁行的老板。」婦人道：「怪不得你不知道。」精衛道：「究為何故？」婦人道：「只因有一種話頭，傳遍各處，說替人縫千人針，要損壽，也有人說要損祿。大家想想，果然不錯，有人家裏的人一去不回來，有人家裏一日三餐不得一飽，還不都是因為替人縫多了千人針的原故嗎？所以眼下再沒有人肯替人縫千人針。因為誰家沒有人在支那打仗？誰家不是忍飢挨凍！」精衛道：「原來如此。那麼你們不想和平嗎？」婦人向四邊看了一眼，低聲道：「什麼不想？只是軍部官家不和，搭最近支那出了一個汪精衛那千殺的，弄得更無從和

起。」汪精衛詫異道：「不是聽說姓汪的也主和嗎？」婦人道：「什麼主和？不過是個騙子！在我們官家面前，說支那人已經沒力量再打了，大拍胸口說他可以代表支那跟日本講和，官家信了他的話。不去向正式的官廳求和。又真以為支那已經沒力量了，打仗常常大意，常常吃敗仗。所以汗賊那廝也是個害人精，要是犯到我們老百姓的手裏，看不活吃了他。」汪精衛聽了這番話，好生着惱，欲待分辯，可又覺不妥。他本是出來散心的，不想倒反又添了不快，一賭氣回身就走，只見那婦人又跑了下去叩了個頭連聲道謝，直等他拐了彎望不見才爬起身回家去。單說汪精衛回到寓處，任悶死了，再也不想出來，單等着和近衛見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這一天到了跟近衛相見的日期，汪精衛連忙坐車去到相邸，會見近衛，趨前一揖道：「近翁首相在上，晚生汪精衛這廂有禮了。」近衛吃了一驚，心想我今年才三十七歲，汪精衛少說些有五十歲了，怎麼倒自稱晚生管我叫起近翁來呢？但這也只是心裏的話，嘴上還是在應酬：「汪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我國乎。」汪精衛也搭了一句文話：「啓稟首相在上，晚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近衛又道：「我因事忙未會到埠歡迎，望恕不恭。」精衛也忙接口道：「晚生有愧，豈敢勞駕？」客套一番，於是命坐看茶。汪精衛因為要觀動靜，不敢先提頭。所以是近衛先發的話。他道：「汪先生，我不得不向你鄭重聲明：我的三原則，是最低度的條件，不能再讓价的。」汪精衛忙道：「那是自然的了。」近衛又道：「我要汪先生特別注意，在先我國和露西亞開戰，戰敗

露國，定立議和條約的時候，我國獲利甚多，但是民間輿論，猶以為未足，後來還引起大暴動。

此次我提出的三原則，與中國毫無所損，日本毫無所得，但我國民衆一聲沒有響，你想這是怎麼回事？」汪精衛道：「自然是仁至義盡了。」近衛道：「既然如此，為何汪先生發動的議和政府，至今還沒有頭緒呢？想當初汪先生與肥原兄是如何談的。時至今日，七月七日眼看就在目前，莫非汪先生以為我國民衆真的厭戰，要想再讓點價，替重慶政府，做筆好買賣嗎？」汪精衛避席答道：「近翁此言，叫晚生如何回答呢？晚生耿耿此心，惟天可表。」

汪精衛未從開言淚紛紛，

尊一聲近翁在上聽晚生，

有晚生發動議和成績壞，

都只為各事草創未紮根。

更加上南北意見不一致，

故所以至今一事尚無成，

倘若是假以時間從容做，

功夫到幾許能成綉花針。

晚生我耿耿此心天可表，

並沒有虛心假意半毫分。

我若有三心兩意欺首相，

天叫我雷打火燒屍不存。

汪精衛越哭之時越悲切，

直弄得近衛半天不作聲。

汪精衛見近衛不做聲，知道已經有點入港了，忙收了淚道：「近老，不瞞你老說，在中國，儼我這樣才幹的人，也許還有，但是要像我這樣忠誠，忠於天皇忠於近老的，恐怕未必找出第二

個來。」古語說，要言不繁，汪精衛只這一叢話，就打動了近衛的心，於是近衛改變了口氣道：「好吧，汪先生且請回去再試試看，幾十節前後，無論如何要弄出點眉目來。」汪精衛聽了這話，心裏一塊石頭，頓時落了下去。遂又湊了過去，低低說道：「稟首相，晚生尚有妙計。」近衛道：「請講。」精衛道：「想晚生已被蔣政府開除黨籍，通緝在案。倒不如將計就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近衛道：「不必掉文了，快些說出來吧。」精衛道：「民黨中與晚生相契的，頗不乏人，晚生意欲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把民黨的招牌奪過來。說我們的黨是合法的，他們的黨是非法的，似此一來，天與民歸，新政權之建立，可立而待矣。」近衛聞言甚喜道：「此計果然甚善，望速進行，我原說先生不是庸庸之輩麼。」精衛道：「倘有所成，非晚生之能，實天皇之鴻福，與首相之經綸也。」近衛道：「不必各氣，這一回回去，望你馬上就進行，要錢要兵，我們當如數供給。功成之日，茅土之薦，定然少不了的。」隨後汪精衛又扯淡了幾句，就告辭出來。回到旅館，心下暗想，此次東渡，成績也算不錯，雖然實業界海軍界沒有得到什麼與援，可是有近衛首相這番表示，也就够仗胆的了。於是收拾行裝回到上海，派人各處拉攏，總算弄到了一兩百個失意政客，自封做各地黨部的代表，在八月底時，開了一次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會期只有一天，議案一件沒有，真可謂沐猴而冠，不知人味。會議之後，汪精衛復行興緻勃勃，去到南京，參加南北各僑府聯席會議。其間真是大模大樣，開腔闊調，氣傲沖霄，旁若無人。梁鴻志王克敏諸人

見這勢頭，心下暗想，你汪某也不過是個毛衣未退的候補頭陀，比我們高不去多少，就這樣不可一世，目中無人，等將來成了正果，那我們還有日子過嗎？於是互相做個眼色，各人心中有數。汪精衛那知其中就裏？還是神氣十足地提著樹立新中央政權的話語，可是講了半天，也沒人理他，他講他的，別人談別人的話。到後來捶了一通桌子，才算把各人的談話停止，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嘴上。梁鴻志掉了個空，插進嘴來道：「衛老此話，固然甚善，無如目下尙非其時奈何？」王克敏道：「志老此見甚是，想此時戎馬倉皇之際，各事俱該擱後一步，但能把現狀維持得好了的，也就算過得去了。」汪精衛道：「王公言之差矣，鄙見所以主張樹立新政權，也正爲的要把現狀維持得好。似目前這種情形，東一處政府西一處政府，力量既不集中，號召即無大效，成個什麼樣國家呢？」梁鴻志冷笑道：「衛公請不必講那些好聽的話了，此地又無老百姓，說話不妨坦白一點，非是弟口直心快，揭穿了說，大家都是漢奸，遇事得仰日人鼻息，什麼國家，政權，日本人說個不字，還不是完蛋拉倒？所以各事都認不得真，飯碗要緊。」汪精衛道：「對真人不說假話，誠如志公所言，大家都是漢奸，只有飯碗要緊。可是爲保牢飯碗，也得成立新中央政權。古人說，受人錢財，與人消災。我們如果不能把他們後方維持得好了的，他硬我們做什麼？」梁鴻志道：「那麼成立新中央政權，就算是做了事麼？就算是保得牢飯碗嗎？」汪精衛道：「鄙見如此。」梁鴻志道：「爲着保牢你的飯碗，先把我們的飯碗砸碎，是不是？衛公把我們當做

傻瓜不成？」汪精衛正待答話，溫宗堯在一邊插話道：「鴻志兄，也許衛公並無那意思，何妨聽聽他的高見呢？」王克敏道：「宗老此言極是，現在就請衛公發表高見。」梁鴻志道：「好，就請汪先生說將置我們於何地？」汪精衛道：「爲着適應民衆習慣，新政權當然仍採主席制。」王克敏道：「這主席一席由誰担任呢？」汪精衛且不回答他的話，却另起一筆道：「北方局勢重要，少不得還要借重敏公，駕輕就熟，不過臨時政府的名義須得取消，改稱冀察政委會，就借重敏公担任主席。」王克敏心想：「儼然主人翁口吻，口口聲聲借重借重的，什麼借重不借重，明明是排斥我，想把我貶到北方去罷了，老子可不上你的圈套。」想罷逗汪精衛道：「但不知衛公要我担任那個主席？」汪精衛忙道：「冀察政委會的，冀察政委會的。」王克敏冷笑道：「克敏不才，當不起大任，還請衛公另委賢能吧。」汪精衛裝做沒注意王克敏的臉色道：「敏公人地咸宜，這事是只好推辭的。」王克敏正色道：「衛公，請注意，我王克敏好歹算是臨時政府的主席，敢問你衛公現在身居何職？憑什麼大言不慚地委派我王克敏？」汪精衛也冷笑一下道：「哼，敏公敢請問我憑什麼嗎？我自己也答不上，頂好請敏公去問一問天皇陛下，近衛首相，土肥原將軍。」王克敏道：「那又有什麼希罕？道不得你衛公見得天皇，見得首相，見得土肥原，我王克敏便見不得他們？」說罷憤憤地就要離席，還是由溫宗堯拉住了，附耳低言了幾句，才又坐下。只見梁鴻志又發話道：「聽了半天，還不得個要領，這新政權的主席一職，到底由誰去担任

呢？」溫宗堯道：「是的，到底由誰担任呢？」汪精衛見再也閃避不過去，只得老着臉皮說道：「這新政權的主席一職，並非精衛擅專，首出的意思，要精衛暫時承乏。」梁王諸人聞得此言，先是面面相覷了一陣，然後大笑起來。汪精衛道：「諸公何事大笑？」大家齊聲道：「我們笑衛公真是坦白之至。」隨後梁鴻志道：「衛公要做主席，請到上海愚園路做去，南京找不出空房子來。」王克敏也道：「預先聲明，臨時政府不在新政權之內。」汪精衛一肚皮火，正待發作，只見溫宗堯站了起來道：「各位且請息怒，衛公也不必着急，鄙人有一愚見，提出來供各位參考，爲今之計，暫緩組織新中央政權，衛公不妨移其全力，先在武漢成立華中政府，廣東成立華南政府，待兩政府成立後，合組聯邦政府，那時管保易如反掌。各位意下如何？」梁王異口同聲道：「這樣我們贊成。」汪精衛道：「遠水不救近火，這新政權須得馬上就成立的。」梁鴻志道：「我們不是說過嗎？要成立自個兒成立去。」汪精衛道：「各位絲毫沒有考慮餘地？」王克敏道：「毫無改易。」汪精衛道：「當真沒有改易？」梁鴻志冷笑了一下道：「當真便怎麼樣？」汪精衛再也按捺不下，拂然變色，拂袖而起道：「好！」一面說一面向外面走，嘴裏繼續咕噥道：「走著瞧吧！」溫宗堯欲去拉回他，已經走遠了。當下梁王諸人，復行笑不可仰。却說南京會議，鬧得不歡而散，想那梁王諸人，又豈是饑人之輩。王克敏回到北平，心下想道：「汪精衛仗着見了近衛，就顯指氣使的神氣起來，召開了什麼島大會，拿羣衆活動的幌子去報功，倘若將來

衝，切斷日軍後路，並在公路大道上密掘陷阱，遍佈障礙物，使日軍重武器及機械化部隊無法通過，只用步鎗和輕機關鎗相搏，於是日軍節節敗退。日軍進攻，是在九月十號開始的，到九月二十六日，到達沮水平江一帶，我軍即從二十六日開始反攻，不到十天功夫，不但盡復九一八之後爲日軍奪去的陣地，並且越過了若干里。日軍精銳部隊死亡三萬以上，傷的還不算。此次勝利之大，遠在台兒莊之上。起先這些消息傳到汪精衛耳里，他並不相信，他說：「那有的事！這又是重慶的宣傳作用。」及至消息越來越真，日本人也不加否認，他才有些着慌起來，可是他的着慌能值幾文，躲在屋裏咬壞了牙，使足了喝奶的力勢，也不能擋住中國軍隊打勝仗。於是漸漸地病倒，每傳來一次中國軍隊勝利的消息，日本軍隊每遠離長沙一步，他的毛病加重一層。到了雙十節那天全國慶祝勝利的時候，也就是他毛病最重的時候。新中央政權的夢更不知飛那個九霄雲外去了。現在他還在害病，要是不死，將來自然還要出鬼。雖然出的什麼鬼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有一件可以預告，就是他無論用多少心血，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一天一天走近滅亡的路。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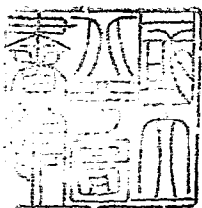
朗朗青天不可欺，

未從舉意大家知，

惡貫滿盈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真的成立起新政權，那時自己只好屈居他人之下，那將如何是好？急忙召集一衆，愧傷，商議對策，商議的結果，把從前解散的新民會恢復起來。原來新民會是胡漢民派新國民黨繆斌的活動團體，因爲汪精衛要成立新中央政府，日本軍人撐他的腰，把它封閉解散，還把會長會衆抓去監禁了起來。此一刻新政權既樹不起來，經王克敏向日本軍人一疏通，就恢復起來了，王克敏自爲會長，也無非招兵買馬，做爲對抗汪精衛之用。梁鴻志見汪勢力日大，既有黨，又有言論機關，爲着不甘示弱，擴張自己勢力起見，新民會舊民會的也成立了一大堆。又到上海來辦了一張報紙，專爲反汪之用。一時聲勢也頗不小。正是：

一塊骨頭三只狗，

各各咬住不放手，

笑壞背後拋骨人，

時機一到下毒手。

話說汪精衛見這一來，又免不了慌起來，着慌的是，他要的把戲，別人也要得上，這樣他的就不值錢。於是寒熱大作，時發虛汗，六神無主，坐立不安。只得派人去見土肥原，請他撮合去見日本倭華陸軍總司令松島大將，少不得用了一番柔媚功夫，弄得松島魂搖魄蕩，忘其所以，答應他在雙十節前，攻下長沙，作爲成立新中央政權的點綴，於是汪精衛無日無夜不在盼望中國軍隊在湖南打敗仗，日本軍隊早日奪佔長沙。不想老天不從人，自日本軍隊開始進攻之後，我軍放棄了若干無可守的據點，讓日本軍隊深入湖南腹地，那里都是湖沼和山區，然後我軍運用機動戰

8
(5) 4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歡迎翻印

每冊實價

ABC
39.96